

明本《墨子》提要

秦彦士

自《汉书·艺文志》之后，历代官私书目少有《墨子》版本著录。据《中兴馆阁书目》所载，则其时《墨子》即已亡佚十篇，而其中尚有八篇“有录无书”，实则仅存五十三篇。至明代时风大变，尤其中叶之后学术界对诸子学兴趣大增，《墨子》亦备受时贤关注。故在《墨子》版刻史上亦大放异彩。其雨后春笋之诸刻本于清代墨学复兴功莫大焉，然国内学术界至今鲜有人专事研究。余不揣冒昧，仅以此文就正于方家（仅及已校之重要刻本，未详校者不著）。

明正统道藏《墨子》本 十五卷

汉代以后《墨子》因其异端备受学界拒斥，故历代传本稀少，明以前从无全本（今仅存梁代庾仲容《墨子钞》，唐代马总《意林》所引《墨子》残句，元陶宗仪《说郛》所辑《墨子》节钞三种），故道藏本实为以后世《墨子》之祖本。《道藏》何时辑入《墨子》，今已很难确考，然据零星史料，可知远在明代之前。宋本《道藏》虽亦不存，但此前道教与其他资料即已明言搜集墨子于教内典籍。据《混元圣纪》卷八记载，周武帝建德三年曾经“除浮屠教，悉毁经像。又下议欲废道教”，后突遇“黄衣使者”现身说法，并告示“太上有敕”，于是“帝警惧累日”，后乃下诏曰：“至道弘深，混成无际，体包空有，理极幽玄，但歧路既分，源流

愈远，淳离朴散，形器斯乖。遂使三墨八儒，朱紫交竞，九流七略，异说相腾。道隐小成，其来旧矣。不有会归，争祛靡息。今可立通道观于都城。圣哲微言，先贤典训，金科玉篆，秘颐玄文，可以济养黎元，扶成教养者，并宜弘阐，一以贯之。”“乃使哀九流之书，摘其合于道者并付道藏。”又据甄鸾《笑道论·诸子道书》所载，有“北天和五年玄都观道士上经目，增入诸子、论，共二千四十卷”。《南齐书·高逸·顾欢传》还有“道士与道人战儒墨，道人与道士辩是非”的话。据以上诸种材料推断，很可能大约在南北朝时道教典籍就已收入《墨子》。

道藏本《墨子》今存最早为正统十年刻本，其后有多次刻本。今存国家图书馆《道藏》本即为“正统十年内府刻本道藏万历二十六年印本”（有卢文昭朱笔点校，其批校与毕沅校刻《墨子》所引卢氏校注不尽相同），是书每半叶十行，每行十七字（后嘉靖癸丑本格式即据此）。1980年北京白云观发现有万历四十五年刻本，校刻较正统本更精。笔者曾于1992年在白云观东展厅亲见其书。

俞弁《墨子钞》 三卷本

《墨子》历来著录皆十五卷，自《中兴馆阁书目》始录“十三篇”三卷本（卷上自《亲士》至《三辩》七篇，卷中《尚贤》三篇，卷下《尚同》三篇。上卷称“经”，中、下卷称“论”）。此传本为黄氏士礼居旧藏，前有宋濂《读子墨子》，后有闽人吴海撰《读墨》。笔者据国图藏本考之，其钞录脱误甚多。如《亲士》“神蛇”误“神”，“致”误“其”，《尚贤上》“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”，后缺“则（治），自愚且贱者”六字。《尚同下》“亦不可”后又空缺“胜”（计）等。然其钞多存古字，如“天”作“𠀤”（《尚同中》注曰：“古天字”，《修身》作“𠀤”），“子”作“𠂔”（隶古字）等。又宋濂《读子墨子》所称“上卷《亲士》、《修身》、《所染》、《法仪》、《七患》、《辞过》、《三辩》七篇号曰《经》，中卷《尚贤》三篇，下卷《尚同》三篇皆号《论》”，不知

何据，却使后人误将《亲士》七篇与《墨经》混淆，殊为失考。栾调甫《俞抄三卷考》疑其据吴宽钞本。

陆稳《墨子校》 十五卷

国图藏本首为黄丕烈跋语，次为韩愈《读墨子》。“卷之十三《鲁问》第四十九”之后有“嘉靖壬子岁夷则月中元乙未之吉芝城铜板活字”一行。吴毓江“《墨子》版本经眼录”则引作“嘉靖三十一岁次壬子，季夏之者”，则二本显系两刻。又“卷之九终”后有“沛八”字样，知其亦据《道藏》本刊刻。《明代版本图录初编》谓“嘉靖癸丑唐尧臣本司出于陆刻后一年，两本所据实为同源。叶德辉以此本出自唐尧臣本，实误。”业师王绍曾先生示余曰：“此书曾归杨氏海源阁，顾千里尝从借阅，后惜乎不见。现佚而复出，弥足珍贵。”

白贲拱枏刻《墨子》 十五卷

现存国家图书馆本为“明嘉靖江藩刻本”共四册。其《重刻墨子序》文与顾实所见稍异。又云（墨子之言）“激切慷慨，信可鼓动一世，而《兼爱》三篇要言之家国君臣父子之理，而分未甚析尔。”其文间有异同，如《亲士》“江河之水非一源也”句，无“之水”二字，《明鬼下》“是何珪璧”之“珪”作“陆”，“伏弢而死”之“弢”作“攷”。又目录卷十四之《备穴》篇误题为“六十一”（实则应为六十二篇），第六十二篇之《备突》与第五十三篇之《备高临》则失载。

李贽评本《墨子》

《墨子旧本经眼录》称明堂策檻本“又名李贽、郎兆玉辑本，以上楣所附评语出诸李贽也”。今存上海图书馆本亦题辑评者为李贽。然此郎本《经上下》、《大取》、《小取》及《备城门》诸篇俱存，与《李氏丛书》本实异（详郎评本提要）。

以上海图书馆本考之，其与郎兆玉刻本同出一源而原文文本互异。上图本首为“重订墨子序”（“子墨子老氏之变也……”），

题“武林郎兆玉撰”。文末有“堂策檻”等三印，下为“参阅墨子姓氏”。其所录十人之字号名姓与郎本全同。而郎本则首为“墨子叙”（“古之圣人言必有用……），题“温陵李贽撰”。且文内李贽评语亦与国图藏郎本几乎全同（印刷质量二者互有短长，上图本可校国图本甚多）。而此本于《墨子》本文则删节甚多，不如郎本。又上海图书馆本有购藏者小识一行：“光绪丙申拾月精卿购于江右南昌城内去钱壹仟贰佰文正。”

潜庵子编《墨子》 一卷

今案：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云：“明万历三十年壬寅绵眇阁本《先秦诸子合编》十六种中，《晏子》、《孔丛子》、《鬻子》、《关尹子》、《文子》、《商子》、《慎子》、《墨子》有余有丁丁丑夏日记及间有李茹更记，疑采自《子汇》跋语。《亢仓子》有潜庵丁丑夏日记，是知潜庵即有丁别号也。”今存国图本为“《子汇》二十四种三十四卷本”，题为“明周子义编”，“明万历四年至五年南京国子监刻本”，有刻工姓名及所刻字数。据其“《潜庵子志》”称：“余辑诸子，裁择其言，词近似及文采可观者，以备一家”。据国图本考之，是书节录《墨子》之《亲士》七篇，《尚贤》上、中、下，《尚同》上、中、下，《兼爱》上、中、下，《非攻》上、中，《节用》上，《节葬》下，《天志》上，《明鬼》下，《非乐》上，《非命》下，《耕柱》，《贵义》，《公孟》，《鲁问》，《公输》，共计二十九篇。各篇不仅删节甚多，且《尚贤》下、《尚同》中、《兼爱》中三篇皆有目无文，且曰：“语複不刻。”每半叶十行，每行二十一字。版心刻“万历五年刊”。其删削随意，如《尚同》上注曰：“三篇文义大同小异，记有详略，今刻下篇。”《明鬼下》更是径删前文一大段，突由“幽涧博林毋人之所”开篇，大损原意。

茅坤校刻《墨子》 六卷

杨守敬《日本访书志》曰：“隋唐《志》以下《墨子》皆十五卷，陈振孙、宋潜溪所见则仅三卷，盖南渡后所合并本。然考明

《道藏》本及嘉靖壬子芝城铜活字蓝印本皆仍十五卷，此本又并为六卷，盖书贾所为。卷首签题‘鹿门校刻《墨子全编》’，上层有‘书林童思泉识’语，称‘得宋本’，请茅鹿门雠较。”据今存国图本考之，其书林童思泉识语原为“尔来子书充肆矣，第《墨子》尚未印行。本坊近得宋本，特恳鹿门茅先生斧正”云云。所谓“宋本”实书贾伪托，系改纂陆序之“内府本”而来，且作伪不止一处：书首《新刻墨子叙》本为陆隐所撰，而题为“茅坤书”，然次录之《新刻墨子序》虽题“西吴陆弘祚撰”，而文则全异（陆隐称“墨子之道果异于自私自利之徒，而其言足以鼓动天下之人，天下尊而信之，不在孔氏之下，其与孔并称，宜也”，此则谓“余观昌黎氏之言孔子必用墨子……嗟乎何惑哉”）。国图又存徐鸿宝校本。然既校茅本之误又出新错。

冯梦楨辑《墨子》 四卷

此亦《墨子》全本，题“《墨子》一部七十一篇”，实亦五十三篇。潜庵本则仅录29篇，且其三篇有目无文，仅分卷有异而已。吴毓江言此“似据潜庵本”，实误。本书计《亲士》至《兼爱》下为第一卷，《非攻》上至《非命》下为第二卷，《非儒》上至《公孟》为第三卷，《鲁问》至《杂守》为第四卷。首录韩愈《读墨子》，以下依次为伊川（评韩愈）、黄氏日钞及余有丁三跋语。《黄氏日钞》曰：“墨子之书凡二：其后以‘论’称者多衍复其前，以‘经’称者善文法（案：此据宋濂所言，指《亲士》七篇，非谓《墨经》）。昌黎主文者也，或者一时悦其文而然与？”据国图本考，其文字有缺佚，如《修身》“多力而伐”两句皆缺“功”字，《七患》“民何常之有”句“之”前缺“此”字。《天志中》“长而无报子求父”后空五行，注云“元缺九十三字”，《杂守》后数行有残破处。四川师大图书馆藏本“墨子卷一”下有朱笔批语：“己卯仲秋六日鹅（原字声符从上）山金期句读”一行，并“良树眼福”印章一枚。《经》、《说》原文颇有误：如《经上》：“止因别道，读此

书旁行，缶（正）无非。”

郎兆玉《墨子评》 十五卷

今存国图藏本题“《郎完白先生重订墨子全集》堂策檻藏板”，为《且且庵初笈十六子》之一（在《鹿门子》之后）。首为“温陵李贽撰《墨子叙》”，次录韩愈《读墨子》，后为《墨子凡例》，其一曰：“是书仅见寸玉，未睹全璧。购求四方，得江右芝城铜版活字缮本，乃陆北川先生所枕函。复细为校讎”，其二曰：“是集向载《李氏丛书》，但未详备。兹所获者，乃先生手录，批辑精工，篇中删选一一遵之。”《凡例》又谓其评“择先辈名公评辑诸家评说，参以己意”云云，则是书系据铜活蓝印本与李贽评本参以郎兆玉意见为之。《凡例》后录有“参阅墨子姓氏”“海盐蔡士奎聚五”等十人。正文之前为《墨子目录》，其间偶存古字：如《非儒》上“上”作“𠀤”。“墨子卷之一”下题“李贽宏甫撰，武林郎兆玉完白父评”。各篇多眉评旁批，《兼爱下》诸篇文末并有总评。《经》、《经说》、《大取》、《小取》亦有评说。《备城门》诸篇校正甚多，如“施土扁”，“扁”校“扇”，“六”校“六”（古“其”字），“挺”校“挺”等。《备蛾传》以下无校。又前此之文有圈点断句，以后则无。

然今存国图本脱误亦不少。如《非儒》下第三十九篇“惰于作务，陷于”后缺页（国图翻刻胶片注有缺页符号），又本篇“是若人气，黥鼠藏”后有缺页，十五页前行顶端有注文为“前少一页”（上图本此处不缺）。《备城门》篇“……为解车以”之后缺一页，又《杂守》第十七页后残缺，错落字亦多。如“羊玲之政”，“政”为“攻”之误，“羊玲守”后脱“之”字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